

肉

卷

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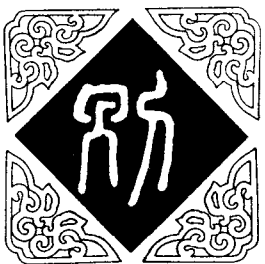
藏

江蘇古籍出版社

致堂讀史管見  
二

致堂讀史管見  
二

江蘇古籍出版社



000014100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壺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難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處慮深遠當以後族自謙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溫太真鄉道微下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旣未更事又遽秉大權不與衆賢參懷滿執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導亮自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及溫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爲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禦大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虞峻若非早與太真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學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平其肯啓覺以君亂乎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曾不爲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旣敗峻直擣建康亮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溫嶠卞壺交說更諫皆爲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

及者也。向使陶士行闕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其罪  
請正典刑以謝七廟暗嘻殆哉

溫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爲恨辭之嶠與侃書  
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其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  
侃以不預顧命爲歉故赴義紆遲而宋傳乃謂侃以子瞻  
爲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  
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九史書毀譽  
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  
流握強兵潛有窺齊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  
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大傳品題  
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  
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  
農事不修雖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曰示弱  
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握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方來之會  
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  
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荆蜀利盡南海  
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  
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  
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衆才布之中外又定  
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爲元功之首歟溫平南豫章之計劣  
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伺異坎蛙誇恃缺甃未知東者

歟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弃之上不聽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錄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爲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已有耻可謂士矣元規謀國數敗無功可贖雖成帝冲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導侃二公亮必計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又平之又非己績亦何顏面復領蕃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

終乃求鎮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耻者矣使  
亮尚友東漢名節之藪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  
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  
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  
以王之與帝爲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  
乃傳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  
者法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譎陋之臣任其卑識以勒虎爲  
訓而沮之者乎夫周末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  
萬世顧以勒虎常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  
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尤而效其尤是呂

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謂勅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也勅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逃其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逃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爲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并曰漢宣帝有懿德矣

勅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勅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有若逢光武當並馳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埒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主有侈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或問石勒既用季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下仁而威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爲處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

所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高之略則亦  
除之而已矣故慎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  
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高所及況羯奴乎勒於晉  
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  
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事尚兵力不  
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之馭天理報  
施弗戢自焚得死于牀第免罹殺禍已爲幸矣尚奚身後  
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夢其幣

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  
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君子不顧其親臣不顧其  
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己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

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東晉嗣  
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  
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  
之憤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  
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功之一事也  
勒卒虎劫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  
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湛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  
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  
山王雄暴狡詐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審能遠慮  
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  
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立孺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

晚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稔禍而待機外有強  
侯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方且遍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  
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才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頴熊遠下臺  
之徒務欲矯正而都鹽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匡難而救  
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  
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劉惔輩疊疊繼出雖雅量如謝安  
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  
以殊泗規矩爲師長言行相顧華不踰質其爲當世之補  
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惡之出爲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覲者逃遁而失襄陽表耽見遊騎

騰奏而震朝野至於上相仗鉞天子觀兵分遣將臣出提  
入衛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  
鄆弗及以譏爲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掩吾  
不戒爲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瓌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  
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非以是爲美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  
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  
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爲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  
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  
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  
何以爲孝臣而如此何以爲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

學校者惟戴邈與袁馮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  
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  
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  
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爲之  
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收悠之談且絕於智者之口或  
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所稱兵非道廢與蘇  
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導哉  
既並爲輔相欲詔教君德内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薦進  
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之辭

者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聞陶稱爲惜  
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  
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  
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  
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爲之策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  
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著  
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己而天不與爲  
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未喻其旨也昌不  
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爲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爲不可乃詔不許